

于晴作品集

唯心而已



30

自从他吃了一回她做的素菜粥
他就对她放了情…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82164

I 247.57-51

10

:30

于晴

作品集

唯心而記

图书在版编目 (CLP) 数据

于晴作品集、台湾于晴著·—呼和浩特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
2001. 11

ISBN7—204—03243—8

I 于… II 唯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1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62245 号

于晴作品集

唯心而已

于晴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 印刷

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45 插页

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ISBN7—204—03243—8/I·557 定价：9.80 元

作者简介

于晴原名范静郁。在台湾新生代女作家中，于晴和席绢是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的比翼鸟。

这是两个不同凡响的女作家，她们文化都不算高，不过是专校毕业生，相当于大陆的中专吧。出道都很晚，席绢是1993年发表处女作的，于晴也在此时一炮走红，席绢以处女作《交错时光的爱恋》席卷台湾。于晴与席绢不同，初时平平，越写越火，到最近的《金锁姻缘》、《龙的新娘》简直有红透港台之势。这两个万盛的“当家花旦”竞赛似地成长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加上另两位女作家，林晓筠和沈亚，把素以武侠之霸气雄踞榜首的台湾俗文学出版界闹了阴盛阳衰。四小名旦每人以每月一部的速度推进，简直令人瞠目。

相比之下于晴虽也是纯情一族，但运思添了许多匠心。以《为你收藏片片真心》为例，自命风流，向往自由害怕婚姻束缚的“五剑客”，他们坚守独身主义，一直固守心中的感情堡垒，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极佳的防护，然而，在遇到了似乎“前缘命定”的女子以后，一个个瓦解了独身主义的防线，在爱神的如唤下，他们一一弃甲投降。

作者执着地热爱今天的生活，她鄙夷封建社会嘲讽封建社会，她也傲视未来，她对今天情有独钟。她在献给读者美妙的爱情故事的时候，毫不隐瞒地端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。至此，于晴目前创作的爱情小说已全部推出，可以预期大陆广大青年读者继琼瑶之后又将掀起一股于晴热。

驭食记

“食，何意也？”大庭之上，白发老者问道。

庭下，众多徒孙面面相觑无言。老者的手艺及对食的见解已非常人所能及，门下拜师弟子虽不下数百，却难懂他对“食”之心思。

众人垂首思考。过了半晌，仍难解其意。

“答不出来，要你们何用！净是一群废物！”老者动怒了。

“不过唯心而已。”忽地，门外走进一女。

老者惊讶起身，细观此女。此女年约十七、八岁，貌美而清冷，浏海往后梳起，全身上下不论脸蛋、衣衫都显异样的干净。

“你……”他从不收女徒，更少让女子进堂。

“不过唯心而已。”她重复，唇畔逸出淡笑。“厨者，唯心而做；食者，合心而用。您岂会不知？”

老者惊讶更甚，双手微颤。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女子环视庭内众徒，但笑不语。

第一章

“朋……朋友？”厨房内的女子停下了动作，显得相当的惊讶。

“是啊，余恩，你不知道他们待我有多好。你早上卖粥，下午上山采野菜，他们见我一人在家无聊，就陪着我说说话。昨几个晚上小翠还拿她娘做的大饼过来，你记得吗？”一提到朋友，苗冬芽原本惺忪的眼便有了几分光采，外头冷风袭来，她缩了缩肩，拉紧身上的披风，避进厨房的内门。

“是吗？你……你有朋友也好，就不会寂寞了。”她结巴道。

“余恩，现在就要出门了吗？天还没大亮呢。”

“现在正好，再晚点就迟了。”

“那……”掩住小嘴打个呵欠。“我想陪你一块去卖粥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。你不是还想睡吗？先去睡，你醒了，我也回来了。”明知这样的对话每天都要上演一遍，厨房内的女子仍不厌其烦的重复。

“可——可是……”确实想睡，想睡极了，就连方才也是见了余恩的床位是空的，才勉强起床摸索到厨房来。没有道理让余恩辛辛苦苦的工作，而她却还在睡大

觉；何况她一天里几乎没跟余恩说上几句话，好寂寞啊……。

“你去了，依你的容貌，怕会有人来惹事生非呢。”女子最后将凳子一块叠进推车上，试推了几回才适应重量。她向冬芽淡淡的笑了笑。“回去睡吧，免得大师兄回来了，找不着人。”

迟疑了下，冬芽点头，回以嫣然一笑。“嗯。”半睡醒的笑颜光彩夺目。即使长年相对，女子仍看呆了会，才转身缓缓将推车推出屋外。

“小心点，余恩。”冬芽在她背后低喊，声音悦耳动人。

女子没再回过头，走出破旧的小屋，推着沉重的车子往械内大街走去。

她的背影是娇小的，穿着深蓝色的粗衫。天色淡亮，冷意更重，没再加件外衣是因为煮粥时穿奢厚重不方便。

城内大街上两侧的店门是关着的，街上却渐渐聚集了一些人，泰半是低阶层的工人或以摊营生的小贩。

“苗姑娘。”低沉的男声叫了她。

她的脚步未停，侧身向走在她身后两步的男子微微点头。

那男人是她的老王顾，一年来风雨无阻的，每日天未亮必走回城内，顺道来街上吃早饭。有几回上山采野菜遇见了他，他也只是微微一笑向她颌首，当是打声招呼，她猜——他上山是去那间半山腰的寺庙。

他的相貌看似粗犷，却不失俊朗之色，然而他的脾气温和，与外貌一点也不相搭。一年来，他左手执着佛珠，偶尔看他拨动几下，她暗地还揣测他应是修行的居士。

会这样猜，除了上述原因之外，主要还是见他有时跟其他来客聊天时，以佛喻人。这样年纪轻轻就当居士，背后定有原因；她虽不知缘由，但也从旁人的对话里知道他姓聂，在家中排行老七。老七哪，那表示他家中人口众多，不似她，只有冬芽一个妹妹。

“小心！”车轮被石砾卡住，余恩往后面跌了下去；他轻轻托住她的背，只手微微使劲推了车子一把。

“谢——谢谢。”她吓了一跳，连忙垂首向他说道。

他也不吭声，仍然跟在她身后缓步而行。

大街药店前是她的卖粥之地。她将车停下，暗地轻吐口气。每天推着沉重的车子着实累得她两只臂膀酸痛不已。

在她忙着将担子挑下地时，那男子顺手替她将板凳一块拿下。

“还得等一会儿。”她说，忙碌起来。

“无妨。”

“还是照旧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一年来的对话重复，他似乎也不觉得无聊或者厌烦，就坐在那里静静的等着他的早粥。

是曾觉得有些奇怪；一个人的口味再怎么不变，也

不可能一年内吃同样的粥菜。放眼大街上多得是各式各样南北口味的饭菜，即使他茹素，但怎能忍受不变的菜色与味道呢？

“聂公子，”工人聚集了几个走来，笑脸迎人的。“好早啊，每回咱们以为够早了，偏偏总瞧着你更早。”

聂七温和扬唇，并不答话。

“苗姑娘，咱们三碗野菜粥，什么小菜都行，可别忘了你自制的酱菜。”工人叫着，在板凳上坐了下来。

她也没答话，点点头当听见了，忙着煮粥加料；一阵冷风吹来，让她缩了缩肩。

“你不冷吗？”聂七忽然问道。

见没人答话，她抬起脸楞了楞，才发现他是在跟自己说话。

“还……还好。”

“你穿得倒挺单薄的。”

他今天似有谈话雅兴，一时让她适应不过来，又停顿半晌，才答道：

“穿着厚重，不易煮粥。”

“那若因此得了风寒，岂不是更不容易工作吗？”

“公子请安心，我从小身子骨奇佳，未曾得过风寒，若一有微兆，绝不煮粥。”她以为他是担心食用者的卫生问题。

他看了她一眼，不再问话，只是静静注视她的身手。

余恩暗松了口气。她不善说话，更不爱旁人将焦点

· 唯 心 而 已 ·

落在她身上。一年来，他的话不多，吃完了便走，会再见面也是隔日清晨。虽然习惯了他的存在，但那并不表示也习惯了与他聊天。

未久，温热的米粥端到他的面前，配着一碟野菜、一盘豆腐乾及她自腌的盐苣乾。

“苗姑娘，每天到你这儿喝粥总要喝上个三、五碗才饱，你有没有考虑白米饭？一碗就饱，方便又省事啊。”工人随口说说。

余恩又停下动作，沉吟一会儿，才低声解释：“粥中有油，在早上吃，对胃肠极佳，一旦消化了，也会引起食欲。”

工人似懂非懂，隔壁卖饼的张大婶忍不住插了嘴：“你若怕饿，就来吃饼啊，一张大饼足够你早午两餐吃了，偏你们贪着苗姑娘的好手艺，只爱喝粥，怨得了谁啊，你说是不是，苗姑娘？”

余恩抬起眼勉强一笑，不知该如何搭腔，忽地瞧见张大婶的女儿小翠远远走来。小翠的年纪与冬芽相仿，会交上朋友她并不意外。也好，冬芽终日待在小屋内，寂寞是一定有的，有个朋友谈心……是很好。

她向小翠点点头，再埋首煮粥。

“娘，偌，你忘了的东西，爹要我赶紧送来。”小翠的嗓门大，不想听见也难。

工人吃完了，便留下铜板，赶着去上工，留下聂七一人。她见他的碗空了，问道：

“再来一碗？”吃两碗一向是他的习惯。

他点点头，让她接过他的碗，不经意的碰触到她的指腹；她略嫌尴尬的忙收回，另舀了一碗给他，也换了两碟家常素菜。

聂七将她的腴腆看在眼里，忽而问道：“苗姑娘手艺精进，可曾想过自开一店？”

“不，”惊觉到回答有些快，她缓下口气，老实说道：“我没这个打算。”

“没有？难道一辈子摆摊吗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她摇头。“我不打算一辈子卖粥。”

他微微吃惊。“你在此摆摊一年，既不打算存钱开店，也不继续摆摊……”本想问她未来欲执何业，但这终究是她个人问题，平日他们并未深交，再问就失礼了。

“余恩，我也来喝粥。”小翠看了聂七一眼，坐下。“这位公子……是余恩姐的老顾客？”

“苗姑娘手艺好，自然是老顾客。”聂七有礼答道。

小翠的眼珠流转，眸光来回瞟着两人。“难怪啊……”故意停顿一会，见他们似乎各埋首煮粥喝粥，一点也没接话的打算，有些气恼的叫道：“难怪余恩姐从不让冬芽跟来。”

余恩抬起脸，显得有些茫然。“冬芽是怎么了吗？”出门前尚见她好好的啊。

“冬芽快被你闷出病了。”小翠仗义直言：“余恩姐，你明知道冬芽闷在家里都快闷出病了，你偏不准她跟出来。我原以为你怕她跟着你做事累，可我私下也觉得奇

怪，你要怕她累，让她在一旁坐着陪着你聊天也是好的，今几个我一来才发现事实不如我所想。”

“小翠，你在胡说什么？”张大婶叫道。

“娘，我说的是事实嘛。苗余恩话少人又闷，瞧起来就是阴阴沉沉的，若不是冬芽，我也不想跟她打交道啊。本来我想她毕竟是冬芽的姊姊，做什么都是为她着想，后来才发现她不是亲姊……”

“小翠！”张大婶怒叫：“你这孩子懂不懂得分寸？”

“娘，我说错话了吗？你不也是心疼冬芽？她人好心好，气质远远超过苗余恩，如果许结卖菜的、种田的，那是真委屈了她。上回您不说街头的巧仙姐姐卖菜，给好公子瞧了去，纳作偏房，从此乌鸦变凤凰；你不也说有个公子成天来喝苗余恩的粥，相貌堂堂又是南京首富之一，如果如果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

“苗余恩是想日久生情吧？在冬芽面前，没人会注意她这阴沉的性子，所以才不带冬芽来吗？日久生情比得上一见钟情吗？”

“你再不住口，要我打你吗？”张大婶气得浑身发抖。

小翠恼怒的斜视余恩一眼，倏地站起身推翻盐罐，转头就跑。

尴尬的气氛持续了会，余恩才结结巴巴的向聂七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让您见笑了

聂七摇摇头，神色自若的答道：“见笑不会，再来

一碗倒是真的。”

“啊？好。”难得他破例加了一碗，她连忙添粥。

“该说对不住的是我……”张大婶不好意思的搓了搓围裙。“小翠这孩子是咱们的独生女，不懂余恩你的做法……她跟冬芽极好，成天开口闭口的都是冬芽儿，所以才……”

余恩连忙摇头，挤出笑。“没有关系，冬芽有这样的朋友，是她的福气。”日久生情？想都没有想过；她只当他是老主顾，一个不说话但知心的老主顾。

她不由自主的抚上脸颊上淡不可见的小疤。日久生情又岂能比得过一见钟情——这句话说得真是好。

垂目下来，忽地注意到盐罐里的盐散了一地，她低下身捡起。粥才卖了一半，怎能没有盐味……。

她抬起脸，迟疑了下。

“去吧去吧，我替你顾着摊子便是。”张大婶笑说。

她点点头，有些腼腆。“谢谢。”又向聂七微微点点头，便去买盐了。

张大婶目送了一会，摇摇头叹息喃喃：“阴沉的性子，唉……觑了眼正在喝粥的聂七，张口欲言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
聂七当没瞧见，迳自喝完了，丢下几个铜板便起身。

“聂公子，”张大婶忍不住叫住他：“您……您明天还会来吧？”

“这是当然。”他挥挥袖，缓步离去。

大街开始热闹了，店铺也纷纷开张，路经卖盐的小店时，并无见到她的身影。他停步一会儿，身后传来低语：

“爷，需要我去找她吗？”说话的是贴身护卫欧阳。

“不必，”他有些恼怒有人揣测他的心思。“你离我远点。”他走过了街，弯进了小巷。

小巷是通往聂府的近路，才踏进一步，就见到小巷中央三五成群的地痞流氓围着苗余恩，他心口一震，立刻怒言道：“这是在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吗？”他低沉而具威胁性的声音，让小流氓转移目标，瞪大双眼。

“调戏？”众人嗤笑道：“爷，您路过，就当没见过这回事，咱们是来收保护费的，还不致于没品到调戏她。”

“上个月你们已经收过了。”苗余恩冷静道，捧着盐罐的双手微微发颤。“我卖粥是小本经营，没有多余的钱让你们抢。”

“没有？想要再挨打吗！”可恶！一条街上就属这女人难收保护费，上回还是打了她一拳，才如愿的拿走她身上的铜板。

“就算打死我也没有。”

“你这娘儿们存心要让咱们难交代吗？”怒意横生，一拳挥了过去，打在结实的胸肌上，又痛又硬，定睛一看——“你……你什么时候闪过来的？”好快的动作，看起来像是练家子。

“聂……聂公子!”余恩低嚷,直觉想要推开挡在她前头的身体,却发现他不动如山。

“既然没有保护费,又何必强求!”聂七抿了抿唇,脸庞飘过淡淡的不悦。

“若要打人,打我也是一样。”

“聂公子!”她瞪圆了眼,似想穿过他厚实的背,他……他以为他是谁。即使他瞧起来浓眉大眼,看起来像武人一般,但……但他懂得武功吗?他是富贵人家的公子,要是受了伤,受了伤……。

“你以为我们不敢?”地痞流氓怒道。“你插手,是坏了咱们的规矩,你要让开,咱们也不为难你。”

聂七的右手动了动,左手开始拨弄起佛珠,一颗又一颗缓慢而专注的数着。

“打了人,可就不能再收保护费了,也不能再为难这位姑娘。”他沉声说道。

“啐!你以为你是谁啊?”一时气恼,出了一拳,打在聂七的身上,见他一点也没有打算还手,众人互望,暗地松口气。“嘿,原来是不会打架的公子爷儿,你若愿意为她出钱,咱们一定不为难。”方才还夏以为他是练家子呢。

“不,”余恩叫道:“我没有这钱,也不需要旁人来为我出。”

“可恶!敬酒不吃喝罚酒!”示意同伴出拳打人。

拳头狠狠落下来,余恩倒抽口气,使劲想要推开他,却发现他转过身,双臂将她护住。

·唯 心 而 已·

“聂……聂公子，您让开啊，他们要找的是我……”他没抱住她，只是圈住她的身子，让她难以动弹。他俯头挡在她的脸侧，她几乎可以闻到他身上男人的味道。

“聂……聂公子！”她低叫，双掌想推他，偏偏动不了他分毫。

拳头落下，尽打在他背上。她的心跳急促，怕他就此被打死了、打晕了……。

“别叫，这点拳头对我还不算回事。”他在她耳边低语。

“可……可是……”天啊，从来没有人！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样的事，她要怎么还，才能还清这笔债？

忽地，她伸出双臂，拚命张开手掌，试图环住他的背。推不动他，就算打在她手上，也算是少欠一分情了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聂七薄怒，欲抓回她的手臂，瞧见她眯眼瑟缩了下。

一抹怒火立刻从胸腔之间燃起，不由自主的捏碎一串佛珠，旋身欲踢，却见欧阳下手更快，将他们踢离了小巷之中。

“爷……”欧阳呆了呆，瞪着地上尽碎的佛珠；那佛珠跟着七爷十年之久啊，有佛珠随侧就不曾见过七爷发过火或者打起架来，怎么……。

“受伤了吗？”聂七急问，看着她皱着脸弯着手指。

“我想……还好吧。”有些痛，但对于作菜应是无碍。

“要不要给大夫瞧瞧？”

“啊？不，不必麻烦了。”余恩抬起脸，充满感激的笑了笑。“多谢公子相助，要不是公子，我怕……”

“怕是早就被人打倒在地。你既然知道自己无力对抗，为何不先虚应一番再作打算？”他怒道。

“再怎么虚应，迟早也是要打，早打晚打，还不都一样。”

“所以你就甘愿让他打？难道你不曾想找人帮助吗？”难道就不曾想过向他求助？

一年来他日日在此吃粥，从未发现她被人欺负。他眯起眼，熟悉的怒火在心口流窜，来得又急又快，仿佛十年前的那一日。

“找……找人求助？”连想都没有想过啊，她低下头，像在自言自语：“找人救命，是欠了一分人情，要还……不容易……”

“你——”来找他啊，就算交谈次数屈指可数，若有什么不平之处，也可以来找他啊。

“总之，是多谢公子相助，您……可没有受伤吧？”她有些担心的问。

“我的身骨可比一个女人强太多了，挨了几拳就叫痛，岂不让人见笑。”他没好气的说道。

“那……那我该怎么报答您呢？”

“报答？你以为我救你还要讨赏？”

她闻言一呆，差点脱口而出说道，救人，不都是要讨赏的吗？但见他脸色，就不由自主的把话吞回嘴里。